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green background with various botanical illustrations. A white line drawing of a person's head and shoulders with long, wavy hair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left. Large, detailed green leaves and fern fronds are scattered around the central figure. The title '天等山' is written in large white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with the author's name '凡一平 著' below it. The English title 'Tiandeng Mountain' is written in red cursive script across the middle. A white rectangular box is located at the bottom center.

天等山

凡一平 著

Tiandeng Mountain

凡一平 著

天等山

Tiandeng Mountai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等山/凡一平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321-6114-0

I. ①天… II. ①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73626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方 铁

封面设计: 钱 祯

书 名: 天等山

著 者: 凡一平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苏州文艺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7.125

插 页: 2

字 数: 144,000

印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114-0/1 · 4883

定 价: 29.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此书献给被爱和受煎熬的人

目 录

第一章	嫌疑人龙茗的迷人之处	1
第二章	警察韦军红的初吻	27
第三章	慈善家的秘密	53
第四章	爱人的家乡	65
第五章	老师的求爱	81
第六章	寻访女友的闺蜜	89
第七章	龙茗的大学时代	96
第八章	有病的狗和细绒绒的狗毛	109
第九章	身份的证明	118
第十章	那年东莞发生的事	125
第十一章	山在等 天也在等	148
第十二章	摆脱不掉的男人	160
第十三章	眼前的真相	187
第十四章	亲爱的姐姐 亲爱的弟弟	194
第十五章	苍天下的悬崖	209
	后记	218

第一章

嫌疑人龙茗的迷人之处

关于富商林伟文的死，韦军红警官认为，林伟文的自然死亡结论，是不正确的。他是死于他杀或谋杀。而且，那良小学校长龙茗有杀人嫌疑。尽管林伟文死亡时，龙茗有不在场的证据。

局长农高慢悠悠地吐着嘴里的烟雾，继续抽了一口，又慢慢把烟雾放出来，他氤氲的嘴巴现在像是湿柴烧火的烟囱一样。他轻蔑的眼光被缭绕的烟雾遮挡着，没有射到韦军红那里。但是他的声音，所有人都能听得见。

“你的意思，龙茗有隔空杀人或意念杀人的本事？”农高说，“你《盗梦空间》看多了吧？看了几遍？”

除了韦军红，在座的人都露出了讥讽的笑容，仿佛他们全是局长的心腹似的，反应和领会能力又准又快。

“我不是这个意思。”韦军红说。这位年轻的警察是站着说话的，在领导和前辈面前，他还不具备坐着汇报的资历或资格。“我的意思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恰当。《盗梦空间》我看了三

遍,但我认为本案跟《盗梦……》”

“把人给我放了!”

局长农高的命令斩钉截铁。

龙茗离开靖林县公安局的时候,太阳刚好落在西边的山头,像是一颗掌上明珠。这时候的阳光居然特别强烈、刺眼,就像是灯泡烧坏前的一刹那特别明亮一样。斜阳的光芒现在只能照射公安局一半的区域,龙茗刚好站在阳光里,像是一株向日的葵花。另一半不被阳光照耀的区域,暗淡清凉,凡是闲散的人员,都坐立在那。靖林县公安局由土司府改造的建筑现在黑白分明,仿佛阴阳两界。

韦军红走在龙茗的身后,像明星或政要的随从,照顾眼前这位优雅端庄、美丽动人的女校长。他提醒龙茗注意台阶。下了台阶后,他提示龙茗往右,还用手做了指引。

在望见公安局大门的地方,龙茗停下,头也不回地说:“我可以自己走了。”

韦军红说:“我要送你的。”

龙茗转过身来,看了看面前高大英武的警官,说:“如果你因为怀疑我冤枉我而觉得对不起我,大可不必。”

韦军红说:“是局长指示我,一定要送你。”

县城往那良镇正在扩建的二级路上,缓慢行进着韦军红驾驶的老警车。尘土和晚风像波浪涌进车里。韦军红几次把车窗关闭,又被迫打开,因为车的空调坏了。在凉快和清静之中,他不断两难地选择——图凉快就得被迫吸尘,图清静就得忍受闷热。

一路一声不吭的龙茗看着韦军红不断地鼓捣车窗,憋不住了,

终于开口：“让窗开着吧。”

韦军红看了看已经浸染风尘的龙茗，说：“不好意思。”

龙茗没有回话，她又沉默了。

“局长派我送你，却没派部好车，”韦军红说，这话听上去像是调侃，改变气氛的需要，“看来局长觉得我不配开好车，好马才配好鞍，我不是好马。”说完，韦军红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自己被自己的幽默逗乐。

龙茗看着韦军红，像看一个傻子或神经病。

老警车继续南行，再有五公里，就到那良镇了。

龙茗忽然说：“能停一下车吗？”

韦军红停车。

龙茗下车。她走向路边的山沟。山沟有一条溪流，在薄暮中像一条巨蟒。

龙茗在溪边梳洗。至于她怎么梳洗，韦军红看不清，甚至看不见。他只能隐约望见一个黑影在溪边晃动，听见溪水被拨动的声音。他能想象她在梳洗，能断定这是一个爱干净和爱美的女子。她要维护她的美，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像以前一样美。

果然，龙茗回到车边的时候，已经变得清洁了。她的清洁韦军红是闻出来的。被和风吹送过来的她的体香，没有尘埃的味道。暮色中她袅娜的身影，韦军红可以想象她有多美。

在剩下的五公里路段，韦军红没有再打开车窗。他不能再让灰尘飘进来，污染已清洁干净的龙茗。韦军红现在已经领会，之前龙茗让他把车窗打开，是为了他的凉快。

五公里的路很快就过去了。那良镇到了。这个边境小镇，在

夜幕包围中灯火阑珊，像隆冬中一盆通红的炭火。

老警车开进镇里，吸引着还在街边活动的人们。甚至，一些待在屋里的人们，也被吸引到了街边。

那良镇人的眼睛注视着老警车，像注视着从山上下来侵犯人畜而又受国家保护的猛兽，愤懑而无奈。昨天他们看待这辆老警车，像老虎叼走羔羊似的带走他们喜爱的小学女校长，就是这种眼光。今天乍一开始他们也是同样的眼光。他们以为这头猛兽没有吃够，又来抓人。但是当人们发现警车里坐着他们喜爱的女校长的时候，眼光就变样了。那是高兴的光芒。警察把龙校长带走，又送回来，说明龙校长无罪，她没有杀人。她怎么会杀人，怎么可能杀人呢？那么善良的一个人。善良到工资都不要，全部工资都给了贫困的学生。善良到现在都二十八九岁了还不肯嫁人，为了破败和拥挤的学校。

街道发生了堵塞。越来越多的人前前后后围拥着老警车，使老警车比牛走得都慢。因为人们态度发生了变化，老警车现在就像凯旋的战马一样备受拥护。而实际上，善良美丽的女校长龙茗，才真正是人们欢迎的对象。最靠近车身的部分人，得以用手抚摸车的挡板和玻璃，表达他们对龙校长的关切。全部的玻璃上现在布满大手和小手。这些大小手像湿热的毛巾，很快把玻璃上的尘土擦得干干净净。

韦军红不得不把车窗打开，为了急切看望龙茗的人群。他已经从那些只冲动的手上，感受到了不可违背的民意。

少数双眼睛清楚地看见了女校长。这少许眼睛像依次渐亮和闪烁的灯带，放射着赏心的光彩。这或许是因为人们目中的女校

长,还是原样的面若桃花、唇红齿白,原样的笑容可掬、衣着整洁。说明女校长在公安局没有被虐待,没有被严刑拷打,没有逼供和诱供,没有罪。

为了让关切的那良镇人彻底相信,也为了向那良镇人致意,龙茗举起了她的右手,伸向窗外。没有手铐的手像一支荧光棒自由、开放地挥动,但随即被人们争先恐后地触碰、紧握和依依不舍。

韦军红这是第一次感受到那良镇人对龙茗校长的敬爱。他庆幸自己把车窗打开,更庆幸在抵达那良镇之前,他允许龙茗去溪边将她自己梳洗干净。不然的话,那良镇人看到的是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女校长,他的警车一定被掀翻,或被砸烂。韦军红原以为龙茗在到达那良镇前的梳洗行为,是为了保持她自己的完美形象,殊不知也是为了他和他的老警车,不被爱憎分明的那良镇人抗议和损坏。

韦军红忍不住向龙茗投去和好的一瞥。而在这之前,他看待龙茗的眼光,要么是怀疑的、轻蔑的,要么是咄咄逼人,甚至是凶恶的——即使她长得再美,他也要如此看待她。

富商林伟文的死,或许,现在只能说或许,就是跟龙茗这位美人有关。

十天前,也就是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飞龙集团董事长林伟文,被发现死在靖林县城湄公河大酒店的1101房里。

接到报警后,韦军红随同县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大队大队长黄英武等人立刻前往湄公河大酒店。

在1101房,韦军红是第一次见林伟文真人。之前只是在电视

上见过他。这位靖林县最大的开发商和慈善家，现实中在韦军红眼里是如此普通和庸常——他开始时是俯卧在床上，只穿一条内裤。黄色闪光的内裤套在胖瘦适中的肉体的臀部，像是一根从两头剥起又没有把皮剥彻底的芭蕉。他竟然是光头！而在电视上他是有头发的。韦军红很快在床头柜上发现了端正摆放的假发。这位头、发分离的男人此时也与尘世阴阳两隔。在完成拍照后，韦军红用戴手套的双手将他的尸首翻了过来。在场的人看到了他的正面。他的脸色是青白的，眼睛还睁开着，两颗突出的眼球像两粒卡在炮眼的古炮弹，意味着他在死时经历了痛苦和挣扎。想必他的痛苦和挣扎是快速和短暂的。因为如果漫长的话，床单应该会有大面积的褶皱，台灯、茶杯或电话座机会有倾倒或掉落，甚至他还有机会求救。一部手机就在床头，距离他死时姿态伸直的左手只有五厘米。说明他努力想用手机求救过，但是失败了。死神不想过多折磨他，迅速毁灭了他求生的欲望。他的身上除了一块银元大的胎记，没有任何疤痕和伤痕，说明不是外伤性自然死亡。他的死因来自身体本身，至于为什么死，要解剖后才知道。

尸样检验在二十四小时后有了结论——死者心肌大面积梗死，冠状动脉血栓形成，排除自杀、他杀、中毒、过敏、机械性损伤等非自然死亡因素，符合心源性猝死。死亡时间约为尸检前十小时（六月二十六日凌晨二时）。

这样的结论无法让死者家属接受。已经赶到靖林县城的林伟文的亲属，在入住的宾馆齐声喧哗，甚至暴跳如雷。他们否认他们至爱至亲的人是自然死亡，而认定是谋杀！这让宣布结论的刑侦大队长黄英武和解释病理的法医蓝宁哭笑不得，像教师在蛮不讲

理的学生和学生的零分试卷面前,无奈和尴尬。

韦军红在这时候挺身而出,为领导和同事解围。他对家属说:“我也希望是谋杀,因为破案后,我可以立功。尤其是像林老板这么重要的人物,如果是谋杀,案子破了,集体能获二等功,我起码能立个三等功。但是,感觉和直觉不能代替科学。我们现在的尸样检验和病理分析技术,是非常先进的。正如刚才蓝法医所讲的,生物化学指标检测,通过检测心肌细胞凋亡相关指标,是心源性猝死的死后诊断方法中,诊断水平最高的方法。世界上目前还没有超过这个方法的方法。而林老板的心肌细胞凋亡检测,符合心源性猝死指标。那么,目前接受这一科学的结论,我认为才是理智的行为。林老板的去世,我们都感到很突然,很难过。他是我们靖林贫困县的福星和救星,如今这颗明星陨落,我们全县人民与你们同悲。请节哀顺变。”

韦军红边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边强行去和家属一一握手,像一个霸气的领导人。

林伟文二十多岁的儿子看着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领导”,服帖地问:“你是?”

韦军红说:“韦军红。”

大队长黄英武上前续答:“他是我们靖林公安局的优秀警官,毕业于中国公安大学刑事与侦查学院,高材生。”

这样的补充积极有效。林伟文的家属们互相交换了眼色后平静下来,不再抗议。他们似乎接受了爱人和亲人自然死亡的事实。然后,他们就处理后事抑或遗产去了。毕竟,人死不能复生,而林伟文遗世的数亿资产,让众多的亲属处理和分配,那问题是相当烫

手和棘手的。

法医蓝宁请韦军红在大排档喝酒,感谢韦军红在林伟文亲属抗议的时候为他解围。他感谢的话都放在酒里,一杯又一杯流入韦军红和自己的肠胃。

酒过三巡,韦军红摆手说:“够了。小事一桩,用得着没完没了的感谢吗?”他盯着蓝宁,“倒是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蓝宁说:“请说。”

韦军红说:“心源性猝死,除了人体本身心肌缺陷的原因,还有什么因素可以诱发心源性猝死吗?”

“有呀,”蓝宁说,“比如说劳累和药物。”

“林伟文不像是劳累致死,”韦军红说,“纵欲过度也谈不上。他的床上没有女人,也提取不到精液,胃里也没有酒精。”

“可以诱发心源性猝死的药物有好几种,我知道的,五种吧。第一种,强心苷类药物。这类药物中的地高辛、西地兰、洋地黄毒苷和毒毛旋花子苷 K 等被中医广泛用于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室上性心动过速、心房颤动和心房扑动等多种疾病。但这类药物的毒副作用很大,患者若是过量地使用就会发生洋地黄中毒,进而会出现心律紊乱、房室传导阻滞或充血性心力衰竭等症状。洋地黄中毒的患者若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往往会死于心室颤动。第二种,抗心律失常药。这类药物中的奎尼丁、利多卡因、苯妥英钠、普萘洛尔和维拉帕米等通过发挥不同的电生理作用,可有效地调节心律,改善患者心律失常的症状。但心律失常患者若是使用这些药物的方法不当,就会引发各种心脏病,甚至发生猝死。第三种,平喘药。这类药物通过发挥不同的药理作用,可有效缓解哮喘患者

的症状。哮喘患者若是使用这类药物的方法不当,非但无法缓解哮喘的症状,还可引发其他疾病,使患者发生死亡。第四种,电解质平衡调节药。这类药物可补充人体内的电解质,在临床上被广泛用于治疗电解质失衡及其并发症。电解质失衡患者若是过量地使用这类药物,非但无法治疗其固有的疾病,还可损伤其心脏的功能,使其发生死亡。第五种,抗抑郁症药。这类药物中的丙咪嗪、氯丙咪嗪、阿米替林等抗抑郁药可通过阻断神经信号的传导,有效缓解抑郁症患者的症状。但这类药物副作用也很大,患者要是用量过大,就会出现心律过缓、心律失常或血压降低等症状,可诱发心源性脑缺血综合征而导致死亡。”蓝宁说。他的薄嘴唇和舌头,就像大厨手里正在切菜的菜刀,连贯均匀并且十分精确地娓娓道来。

韦军红听得是全神贯注。他呼了一口气后,说:“那么,林伟文……”

“检测不出来,”蓝宁打断说,“如果他是在猝死三天前服用这些药物,任何一种,都检测或化验不出来。”

韦军红说:“那么,如果猝死前三天服用了这些药物,任何一种,也可能诱发或导致猝死吗?”

“当然,如果服用不当的话。”蓝宁说,他看着韦军红,眼睛忽然发愣,“你怀疑林伟文死于谋杀?”

韦军红没有回答。他掏出钱包,招呼服务员结账。

蓝宁伸出戴着一串沉香佛珠的手,抓住韦军红的钱包,说:“说好是我请你的。”

韦军红说:“下次吧。”

林伟文的手机通话和短信记录,像是一摞海量的密电资料,摆在韦军红面前,等待他排查和破译。

渐渐地,他锁定了一个电话号码,或者说,锁定了一个人——龙茗。

一开始,韦军红并没料到是龙茗,因为在林伟文手机的通讯录里,并不存有龙茗的姓名。韦军红在排查中发现,有一个号码,1315551××33,与林伟文多有联系,且短信内容暧昧、晦涩、深奥。这个号码存储的名字是小燕。但一细查,开户的真实身份竟然是龙茗!?

林伟文为什么在手机通讯录里要掩去龙茗的姓名,而用化名替换?小燕是林伟文对龙茗的昵称吗?如果是昵称,说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不寻常,不正常。再看看他们两个人的近期短信——

林伟文:睡了吗?(2015.6.18 00:23)

小燕:没有(2015.6.18 00:25)

林伟文:在干吗?

小燕:备课。

林伟文:大校长就不要亲自上课了,跟你说N次了。

小燕:不要再骚扰我,也跟你说了N次了。

林伟文:我想你呀。

小燕:你是在想我的学生。

林伟文:都想。上次我跟你谈过的那个计划,近期就要实施了。你准备好了吗?

小燕：放过我，放过我的学生，求你，也是警告你

林伟文：警告无效

小燕：有空吗？(2015.6.20 12:31)

林伟文：那要看对谁。是你都有空(2015.6.20 12:32)

小燕：见个面吧。(2015.6.20 12:32)

林伟文：OK

.....

林伟文和龙茗的短信记录，被韦军红打印出来，呈给了副局长兼刑侦大队大队长黄英武。黄英武看了短信和听了韦军红的分析推测后，挠了挠四十岁不到就已经谢顶的脑袋，说：“那么，那么……”

韦军红说：“我请示询问并调查龙茗！”

“军红老弟，”黄英武亲切地说，“你分析推测有一定的可信度，请示也合理。不过，你看哦，林伟文自然死亡的结论，是清楚明确的，他的家属也都接受了。当时你也没有异议。而且尸体也火化了。追悼会都开了。你现在事后突然提这么一出，是不是显得……节外生枝？”

“黄副局长，我的性格你知道。”韦军红说。

“我晓得，”黄英武说，他看着韦军红的上半身，“你是个想象力丰富的人，首先。然后，你也是个有判断力的人。当然，最重要的，你是一名想有大作为的警察。你作为中国公安大学毕业生，来到我们靖林县，四年了，还没遇过什么重大的案子，着急，我理解。林伟文是个大人物，他死了。”他再次摸了摸圆滑的脑袋，“既然你觉

得林伟文有他杀的嫌疑，我也不能反对，让你觉得我昏庸呀！
是吧？”

韦军红去那良镇带走龙茗的那天，准确地说就是昨天，下着大雨。韦军红和女同事陆艳娥驾着老警车栉风沐雨，到达那良镇的时候，雨仍然猖狂地下。厚重的雨幕裹着所有的事物。即使白天开着车灯，也看不见道路，以至于韦军红不得不开启警灯警笛进行辅助，才勉强行进和避免误撞行人和建筑。但这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打开了警灯警笛，便让人误会是来捕人的。龙茗现在还不能叫捕，而是带去询问，或者说是请去协助调查。但那良镇人可不这么认为。警车开着警灯警笛，就是来抓人捕人的，就像狗一定不是无缘无故吠叫一样。这个镇上的确是有一些该抓的人，但这是来抓谁呢？

那良镇人万万没想到，警察抓走的竟是校长龙茗，好人龙茗。雷鸣电闪、暴风骤雨中，不少人眼睁睁看着美好的女校长，像一只高贵的鸟被关进笼子，带走了。

说是询问，龙茗也的确坐在公安局询问室里，但没有拘禁的措施，可以喝茶，也可以上厕所，像一个学生被约到教师的办公室谈话一样。紧张还是镇定，取决于学生的心理素质。温柔还是严厉，那要看遇到什么样的老师。

韦军红俨然是个态度冷酷的老师，尽管他长相英俊，旁边坐着笑眯眯准备记录的女警官，但他冷酷的眼神和开场白，目的就是要让人畏惧——

“龙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法则我想你从小就知道了的，现在我再跟你重复和强调一遍。”韦军红说。